

德 国 人

——他们现在是谁？

THE GERMANS WHO ARE THEY NOW?

“了解德国和德国人的必读之书”——《当代管理》



艾伦·沃森 (Alan Watson)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BOT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德国人

——他们现在是谁？

THE GERMANS WHO ARE THEY NOW?

艾伦·沃森(Alan Watson)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BOT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7·北京

艾伦·沃森被公认为出色的权威的德国问题专家。他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第四频道撰写的电视纪录片赢得广泛赞誉。1995年由于他对人们了解英德关系所做出的长期重要的贡献,他被授予德国优秀勋章。他是英德协会主席,欧洲运动副主席。

艾伦·沃森在金斯伍德学校及剑桥耶稣学院接受教育。他现任世界最大的通讯咨询公司伯森·马斯泰勒的总裁。他是卢维天主教大学的访问教授及英语会社的社长。曾任自由党主席。1985年被授予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位爵士。他也是皇家电视协会会员。

对《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的赞誉:

“艾伦·沃森的书是了解新一代德国人的必不可少的、可读性极强的、权威性的指南。”

吉尔斯·拉迪士(Giles Radice)议员,欧洲运动主席

“此书超过所有描写统一后德国的读物。”

《普福尔茨海姆报》(Pforzheimer Zeitung)

“不可否认,艾伦·沃森的书写得很好,资料翔实。它全面研究了德国人对其历史、当今问题的态度及对未来的希望。”

尼古拉斯·李德利(Nicholas Ridley)《星期天邮报》

“对那些热切想了解德国人在未来欧洲所扮演角色的人来说,本书是最基本的参考工具。”

《牛津时报》

“艾伦·沃森在其指导性的、有趣的指南中告诉我们有关我们欧洲邻居的真相,探讨了一个重要问题,简明易懂,可读性强。”

《哈德斯菲尔德每日观察》

“沃森精心提供了一份关于德国的最新报告。他的作品总是一针见血。”

《西德时报》(Westdeutsche Zeitung)

“此书是研究德国的学生的圣经。”

乌拉·凯特(Ulla Kite)欧洲交流协调员,南岸大学

给我的朋友约翰·克鲁斯曼(John Cruesemann)

曼德林出版社平装书

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

1992年由大不列颠伦敦梅休首印

1994年由曼德林出版修订本

1995年曼德林出版第二次修订版

Copyright © 1992 by Alan Watson

New material for revised edition

copyright © 1994 by Alan Watson

New material for second revised edition

copyright © 1995 by Alan Watso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moral rights

The author is grateful for permission to quote from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by Margaret Thatcher,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imi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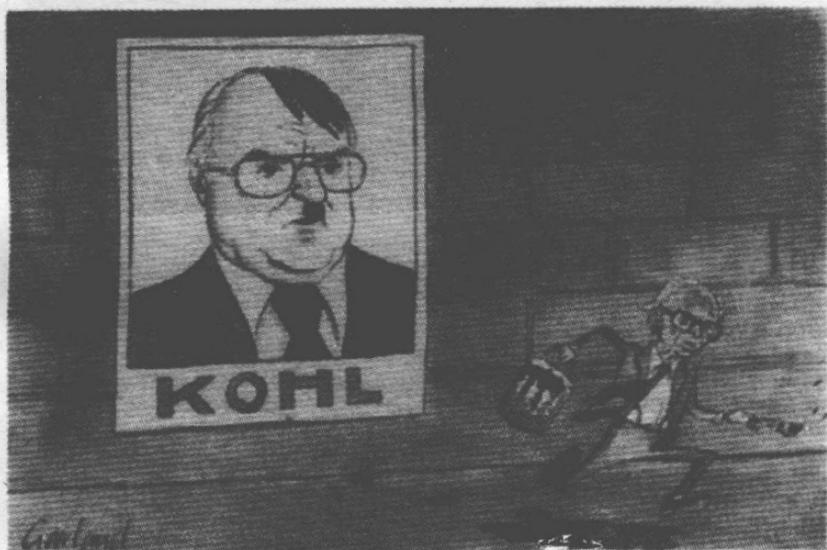
A CIP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title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ISBN 0 7493 174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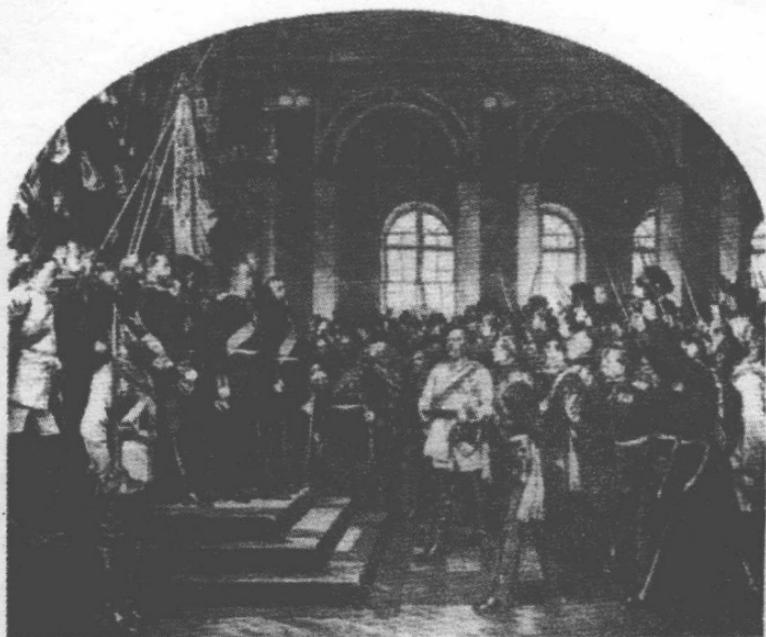
《德国人——他们现在是谁？》一书也在德国、美国、日本及俄国出版。

中文版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授权翻译印制



1.《观察家》杂志,1990年7月14日出版。

“德国人当头儿会给这个国家造成专制的故意伤害,我想我并没有言过其实。”1990年7月,当时的英国贸易及工业秘书长尼古拉斯·李德利在接受《观察家》杂志的这次臭名昭著的采访时,声称欧共体是德国准备统治欧洲大陆的战车。他以悲观的笔调画出的这幅阴险狡诈、居心叵测的德国总理的漫画像说明了在许多高层人士的眼中德国仍是不可信任的。



2a. 1871年在凡尔赛的镜厅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宣言仪式。安东·冯·维尔纳的这幅著名油画表现了德国的元勋们正在为统一的德意志和威廉一世皇帝欢呼的情景。被围聚在中间的是俾斯麦,他的目光正投向远方。

2b. 1989年11月柏林墙开放时人们的喜悦情景。被残酷地隔离了28年的年轻人从柏林墙的两边汇聚到勃兰登堡门前,互致问候。柏林墙的推倒打开了通往重新统一的大门,科尔总理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创一个崭新的联邦共和国。





3a. 1945年苏联占领柏林。苏联坦克开进柏林动物园。后来苏联军队向后撤离了几百米,因为动物园成为英占区的一部分。



3b. 根据1987年美苏签定的协议,苏联军队开始将中程导弹撤离东德。限制军备协约的签定显示了冷战缓和已不可逆转。如今德国重新获得了完整的主权,在前东德的35万苏联军人到1994年为止必须全部撤离。



4a. 1959年8月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抵达波恩访问，正在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陪同下。这是战后美国总统第一次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对阿登纳来说，同美国搞好关系是联邦德国未来稳定的基石之一。

4b. 1962年7月，康拉德·阿登纳同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兰斯天主教堂。法德建立友好邦交是阿登纳复兴战后西德的第二步棋。他同戴高乐将军都是天主教徒，思想接近，同他搞好关系对于德国的复兴至关重要，他的努力没有白费，1963年两国签定了友好协约。





5a. 1990年11月伊丽莎白女王访德时, 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正招待女王喝茶。英德关系最终摆脱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第一步是由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迈出的, 最终完全恢复邦交是在1972年, 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应女王的邀请去温莎访问, 这是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政治家从未有过的殊荣。



5b. 1990年7月在高加索的斯塔夫洛普, 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和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右)及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在一起。苏联领导人同意德国加入北约组织。戈尔巴乔夫说:“我相信西德已汲取了历史的教训。战后的岁月已经充分证明, 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德国这片土地上了。”



6a. 1945年的科隆。霍恩措伦大桥被毁的情景。整座城市差不多四分之三的建筑被毁,不过雄伟的科隆大教堂基本幸免于难。



6b. 重建后的科隆。霍恩措伦大桥再次横跨在莱茵河上,恢复了连接河对岸大教堂的迷人景观。



7a. 法兰克福的中心广场, 罗马堡以及 1848 年所建的德国议会的议事场所保罗教堂 (右上) 在战争中令人痛惜地被毁了。差不多一半的城市建筑在空袭中被炸毁。

7b. 修复后的罗马堡。直到最近几年, 法兰克福城市大部才以现代的风格进行重建。罗马堡是一组 15 世纪时贵族们居住的房子, 现已成为人们参观的主要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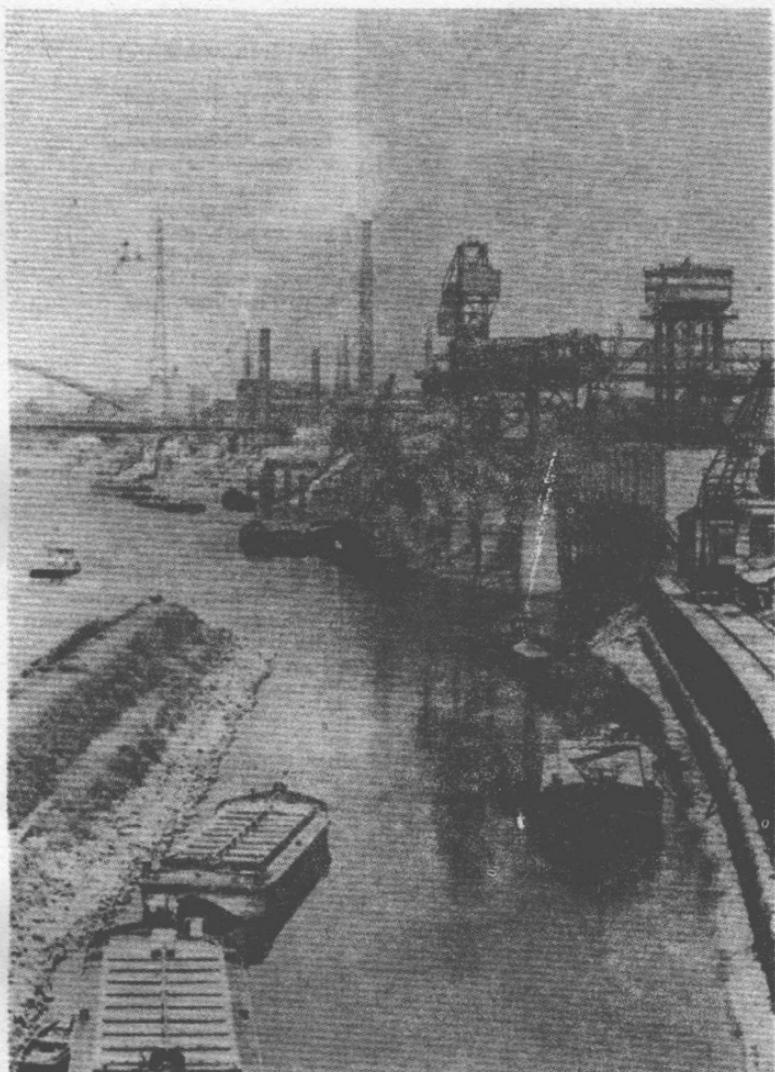




8a. 1945年柏林投降时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象征：勃兰登堡门。德国被炸的瓦砾七分之一集中在柏林。这张照片是从城市的东部向西拍摄的。1961年8月，柏林墙紧挨着勃兰登堡门竖立起来，将它同西部隔绝开了。



8b. 德国“瓦砾中的妇女”在战争结束时开始清理柏林的街道。她们清走了碎石瓦片，一点一滴地改善着家庭生活，由此开始了城市的重建和精神的修复。同盟国进行空袭带来的灾难使柏林的人口从450万减少到差不多280万。



9. 德国工业的旧面貌。30年代的杜伊斯堡是在钢铁和铜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位于莱茵河及鲁尔河的交汇处，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口，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重工业区——鲁尔区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鲁尔区成为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第一阶段的发祥地。随着煤炭工业在60年代让位于新技术产品，现在鲁尔区内已不再开采煤矿了，很多地方焕然一新，美化了自然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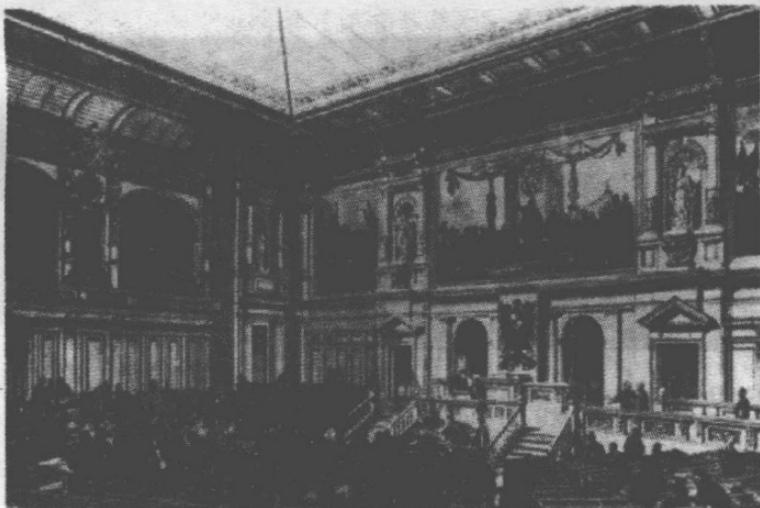
10a. 埃查德·罗伊特, 戴姆勒-奔驰公司管理董事会董事长。他认为在工业关系中实行“共同决策”的法则使德国赢得了空前的稳定。“我是否将我的对手工会方面视为阶级的对立方面呢? 答案当然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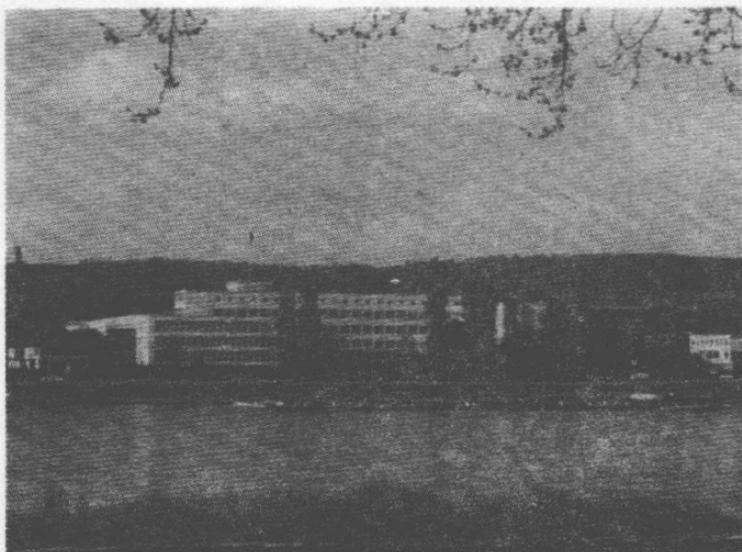
10b. 德国工业新貌。高科技产业已取代了传统的重工业, 经济中心也转移到南部各州。最为典型的是斯图加特郊外的这座新型的卫星城森得尔封根。戴姆勒-奔驰公司和 IBM(德国)所在地, 是欧洲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更具新德国特色的是, 这里也成为成千上万的土耳其民工的家园, 他们是实现经济奇迹的劳动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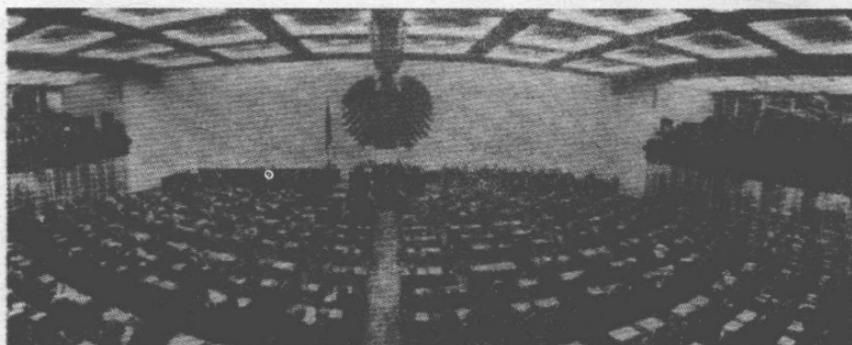
11a. 这是柏林施普雷河畔的德意志帝国议会大厦,建于1884到1894年间,成为俾斯麦在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象征。1933年2月被烧毁,纳粹指责此纵火案为共产党所为,借机通过保护人民及国家的总统法令将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概去除,播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



11b. 1895年的议会大厦议事厅。



12a. 位于波恩莱茵河畔的联邦议会。这里以前是一座州议会，因而只是一个省会中普普通通的一座建筑，同柏林庄严而悠久的议会大厦相比逊色多了。这里以前曾是教师培训学院，左边的议事大厅是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后建的。



12b. 这里是联邦议会的议事厅。没有一丝富丽堂皇之气，恰恰反映了波恩民主制的务实和朴素。现任议会主席瑞塔·聚斯穆斯认为这里作为一个论坛，不像英国议会那样充满理论高调。“德国议会是工作型的，它在委员会中开展工作。当进行大型讨论时这里座无虚席，而没有辩论时在座的就寥寥无几了。”